

空剑峰

〔法〕莫里斯·雷布朗著

倪维中译



空 剑 峰

〔法〕莫里斯·雷布朗 著
倪维中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Mausice Leblanc
L'AIGUILLE CREUSE
Editions Gallimard, 1976

空 剑 峰

〔法〕莫里斯·雷布朗著
倪维中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50,000
1982年1月第一版 1982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6,300

统一书号: 10116·892 定价: 0.63元

译者前记

法国侦探小说产生于十九世纪中期。如果说埃米尔·加波里奥^①是它的开拓者，乔治·西默侬^②是当代大师，那么莫里斯·雷布朗便是在他俩之间继往开来，把这一文学形式推向新阶段的最有声望和影响的作家（虽然加斯东·勒鲁^③也有一定成就）。

莫里斯·雷布朗于1864年生于鲁昂，父亲是勒哈佛尔港的船主。四岁时家中失火，他侥幸被人从火中救出。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幼年的雷布朗随父赴苏格兰避难。翌年，他重返故乡，以后相继在巴特利私立寄宿学校和高乃依公立中学就读，学业成绩优异。

雷布朗在学生时代就结识了两位诺曼底籍大作家：福楼拜和莫泊桑，与他们来往频繁。福楼拜的父亲是个外科医生，还曾为雷布朗的母亲助产。这两位作家对雷布朗的日后创作有过不小影响。

① 埃米尔·加波里奥 (Emile Gaboriau, 1832—1873), 法国惊险小说家, 代表作是《勒高克先生》(1869)。

② 乔治·西默侬 (Georges Simenon, 1903—), 比利时籍法语作家, 写了大量具有文学和心理学价值的小说, 塑造了侦探长梅格雷的形象。

③ 加斯东·勒鲁 (Gaston Leroux, 1868—1927), 法国惊险小说家, 主要作品是《黄室疑案》等。

然而，雷布朗却是作为一个实业者迈出了他生活的第一步：经营一家名叫米鲁德·比沙尔的梳棉机厂。他对企业毫无兴趣，倒是在工厂里开始了写作活动。不久，他就离开鲁昂，赴巴黎攻读法律。

他在巴黎当过《吉尔·布拉斯》、《费加罗》、《喜剧》等报的专栏记者，发表过《一个女性》、《死之准备》、《阿尔梅尔和克洛德》、《吻合的唇》等几部长篇和一些短篇，成就不大。

他还写过一个叫《热情》的剧本，可是并没有引起观众的很大热情。

这一时期，柯南道尔的以福尔摩斯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在英国出版，获得巨大成功。大出版商彼尔·拉菲特约请雷布朗塑造一位法国的福尔摩斯。雷布朗便从1907年起在拉菲特的《我知道一切》文学月刊上连载《君子大盗阿赛纳·吕班》，轰动一时，从此不能罢笔。在1907年至1934年间，他一共写了五十余部惊险小说，风靡全法国。其中有：《阿赛纳·吕班斗歇洛克·福尔摩斯》、《空剑峰》、《813》、《水晶塞》、《八响钟声》、《阿赛纳·吕班的秘密》、《阿赛纳·吕班的三大罪行》、《金三角》、《虎牙》、《惊人事件》、《绿眼女》等。

这些小说还被改编成戏剧、电影和电视剧，在法国和世界长期流传，受到广泛欢迎。

雷布朗于1941年逝世于贝尔比尼昂。

雷布朗的创作成就是通过塑造阿赛纳·吕班这个“君子大盗”的形象而奠定的。这一传奇式人物活跃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

几乎可以肯定，雷布朗创造吕班形象是以当时一个名叫

亚力山大·马里于斯·雅各布的著名窃贼为模特儿的。雅各布于1905年3月9日在拉索姆刑事法庭受审。此人举止文雅，善于乔装，手法极为巧妙，专门行窃权贵、军官和神甫，三年中作案一千余起。据说有一夜他潜入一位侯爵邸宅。他以为侯爵很富裕，却不料在他的保险箱内只找到几张汇票。他于是留了一张字条，说他不能偷窃这样的穷人，并把自己的一百万法郎放入侯爵的保险箱里。

雷布朗笔下的吕班就是这一类型的法国式绿林豪杰。他机智，勇敢，神出鬼没，能在不同境遇中随机应变，在千钧一发之际化险为夷；他豪爽，乐观，热爱生活，风趣俏皮；他打寨劫舍，抑强扶弱，能使官兵闻风丧胆，在他面前纷纷显出骄横跋扈、外强中干的丑恶原形。吕班这个江湖草寇、窃贼之王，是统治阶级（以戛尼玛检察长为代表）的宿敌。在他与戛尼玛等人的斗争中，读者不由自主地把同情置于吕班一边，为吕班的遭遇捏一把汗，为吕班的胜利称快叫绝。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君子大盗”的形象长期流传，其魅力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也是雷布朗小说人民性的体现。

在艺术方面，雷布朗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把法国旧有的武侠小说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使之成为现代的“惊险小说”。这表现在故事的场景、人物和情节等多方面。现代的城市、火车、汽车、轮船、新式武器、化学品等被大胆地引入作品，代替了中世纪以来骑士小说中大量袭用的洞穴、地牢、城堡和刀剑，一扫陈陈相因的习俗，使故事生气盎然，富于时代感。在人物描写上，雷布朗十分自然地运用想象、假设和推理，改变了旧有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使故事染上浓重的浪漫色彩。与此同时，他把人物的想象与侦探小说

特有的虚构和谐地结合起来，弥补了以往这类小说中侦查与传奇性内容不相协调的缺陷。雷布朗小说结构严谨，立意新颖，曲折迭宕，平中见奇。他还能巧妙地利用历史上的奇踪异迹，使故事显得逼真而令人入神。

总之，雷布朗既博采众长，又独辟蹊径，创造了法国惊险小说艺术上的一代风格。“他利用历史谜迹巧妙得可与大仲马媲美（《空剑峰》）；情节上戏剧性突变能和萨尔杜^①匹敌（《水晶塞》，《阿赛纳·吕班的三大罪行》）；浪漫色彩宛如罗斯当^②；技巧圆熟与《被盗的信件》的作者爱伦·坡^③无异。”^④

雷布朗成功地塑造了阿赛纳·吕班，但又往往把这个人物的过分夸张，甚至神化，这就不免使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为了迎合读者口味而降低了真实性。这是他的艺术上的不足之处。

学生时代的雷布朗经常利用假期在诺曼底地区广泛游历。就在某一次这样的旅行中，他发现了埃特勒达海边的锥状巨岩“空剑峰”，引起他的灵感，成了他日后创作的素材。

《空剑峰》发表于1909年，是雷布朗的一部优秀代表作。故事以一件窃案为缘由，用探究“空剑峰”的历史秘密作线索，描绘出修辞班学生伊西多尔·博托莱（站在当局一边）和阿赛纳·吕班之间一场错综的周旋和角逐。作品不但

① 萨尔杜 (Victorien Sardou, 1831—1908)，法国戏剧家。

② 罗斯当 (Edmond Rostand, 1868—1918)，法国戏剧家。

③ 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美国作家。

④ 引自雷蒙·克诺 (Raymond Queneau) 主编的“文学史 (第三卷) —— 法国文学”，Editions Gallimard, 1958。

颂扬了吕班的机警无畏和反抗精神，嘲讽了法国司法当局的傲慢、卑怯和愚昧，而且还通过对历史谜踪的探奇索隐，饶有风趣地把历代君王与大冒险家并列，指出“从凯撒到吕班”都是“空剑峰”的主人，“空剑峰”既是吕班的隐蔽所，也是历代国王藏匿搜括和萃取到的民脂民膏的“王家巢窟”，

“法兰西国王们和这位冒险家的发迹都有赖于这同一股权势和力量的源泉”——君王与草寇并无什么差别。在这一基础上，作品更进一步地指出，吕班虽属大盗，倒是个君子，“空剑峰”内的奇珍异宝他分文不取，统统将它献给了法兰西；而那些“挥霍”“浪荡”的国王则大肆窃掠国宝，“家产被他们败光了，他们贪婪的手把石头都掏空了。”作者假吕班的喜笑怒骂无情地讽刺和鞭挞了历史上那些骄奢淫逸的国君和他们的黑暗统治。从这里可以看出，雷布朗的这部著作虽是侦探小说，仍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空剑峰》问世后不断再版，并被收集在为青年选编的法国的“千轮红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和“绿色书架”少年文库中。

1981年5月28日

于北京庆成宫

内 容 提 要

《空剑峰》是法国20世纪前期著名作家莫里斯·雷布朗的一部代表作，曾被誉为法国惊险小说的经典著作，而被选入法国的两套以青少年为对象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本书故事起于一件名画失窃案，以探究空剑峰的历史秘密为线索，生动地描绘了青年学生博托莱与“君子大盗”吕班之间错综复杂的周旋与争斗。不仅歌颂了博托莱的聪明、机智和勇敢，而且也赞扬了一位法国式的“绿林豪杰”的侠义之心，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玩世不恭、桀骜不驯及其高超的本领（在他手下，甚至连英国著名侦探福尔摩斯都屡遭挫折，最后竟被他生擒活捉）。

本书立意新颖，故事曲折，情节惊险，并巧妙地利用法国历史上的奇踪异迹渲染虚构，往往是迷雾方散，疑云又起，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责任编辑：陈汝厚

封面插图：陈学忠

目 录

译者前记

一 枪声.....	1
二 修辞班学生伊西多尔·博托莱.....	25
三 尸体.....	50
四 交锋.....	73
五 追踪.....	98
六 历史的秘密.....	115
七 剑峰志.....	136
八 从凯撒到吕班.....	158
九 芝麻，芝麻，开开门！	173
十 法兰西国王的宝藏.....	190

一 枪 声

雷蒙狄侧耳细听。又有两下响声。这声音异常清晰，迥然不同于万籁俱寂的深夜所能听到的其他任何声音。它又极其轻微，难以说出是近是远，是在这座宏伟城堡的墙内，还是在墙外花园的某个阴暗角落里。

她小心翼翼地 from 床上起来。卧室的窗户半掩着。她推开窗扉。月光洒在宁静的草地和灌木丛上，映衬出古修道院废墟上颓垣断壁、残廊碎穹的散乱凄凉的轮廓。一股微风从上面掠过，吹到静止光秃的树枝上，拂动了刚刚萌发的嫩叶。



忽然，又传来同样的响声……来自她居室这一层的左下方，也就是城堡西翼的客厅。

她虽然是个勇敢坚强的姑娘，也不免感到惊恐。她披上衣服，拿起火柴。

“雷蒙狄……雷蒙狄……”

一个喘气般的细弱的声音，从邻室呼唤着她。两室之间有一道敞开的门。

她摸黑朝那道门走去。她的堂妹苏珊正从自己的卧室出来，一下扑在她的怀里。

“雷蒙狄……是你吗？……你听见了吗？……”

“嗯……你没有睡着？”

“我以为是狗把我吵醒了……已经好一会了……可狗也不叫了。现在几点钟？”

“约莫四点。”

“听！……有人在客厅里走动。”

“别害怕，苏珊，你父亲在那里。”

“可是他会遭到危险的，他的卧室就在小客厅边上。”

“达法尔先生也在……”

“他在城堡的另一端……哪能听得见……”

两人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叫人？喊救命？她们不敢，仿佛自己发出的声音也是可怕的。苏珊趋近窗口，几乎叫出声来：

“快看……水池边上有个人。”

果然，一个男子疾步外出，手持一件体积庞大难以辨认的物品。它碰磕着他的腿部，妨碍他的步履。她们看他从古老的小教堂前经过，朝断壁边的一道小门走去。小门大概没

有关，因为他很快在门边消失了，丝毫没有听见铰链通常发出的吱嘎作响的声音。

“他是从客厅出来的。”苏珊低声说。

“可是，楼梯和过厅还在更左边……除非是……”

她俩猜到了一块，心里感到忐忑不安。她们从窗口探身往下看，发现一架梯子靠在二层的墙上，一缕亮光照着石砌阳台。又有一个男子手携某种物件，跨过阳台，顺梯而下，沿着同一条路遁去。

苏珊吓瘫了，跪到地上，张口结舌地说：

“快喊……喊救命……”

“谁会来呢？你父亲……倘若屋里还有别人，会不会伤害他？”

“那就叫醒仆人……你卧室的电铃通他们的住处……”

“对……对……或许是个办法……只要他们能及时赶到！”

雷蒙狄在床边摸到电钮，按了一下。一叶指示片立刻向上跳动，楼下似乎同时响起一阵清晰的铃声。

两人期待着。周围的寂静令人悚然。微风已经停歇，树上的嫩叶不再摆动。

“我害怕……我害怕……”苏珊说。

突然，在这漆黑的夜里，就在她们的脚下，爆发出一阵格斗声；家具的翻腾撞击，人的惊呼惶叫，最后是被害者的嘶哑可怖的呻吟和喘息。

雷蒙狄向门口奔去。苏珊舍命拖住她的胳膊。

“别……别把我扔下……我害怕。”

雷蒙狄甩开她，闯到门外走廊上。苏珊快步追上，惊叫

着，踉踉跄跄从一个墙角跌到另一个墙角。雷蒙狄找到了楼梯，飞一般窜下来，冲到客厅门口，戛然站住了。苏珊已经挨到她的身旁。

离她们三步远的前方，有个男子擎着一盏提灯。他迅速把灯光投向两位姑娘，照得她们目眩神迷。他凝视她们好一会，然后不慌不忙镇静自若地拿起他的鸭舌帽，拾起一张纸片和两根稻草，抹去地毯上的痕迹，走向阳台。不一会儿，他又转身向两位姑娘深深致意，随后便消失了。

苏珊拔腿向小客厅奔去。小客厅夹在大客厅和她父亲卧室的中间。

一进门，一幅可怖的景象把她吓呆了：在月光斜照的地上，直挺挺地并躺着两具身躯。

“爸爸！……爸爸！……是你吗？你怎么啦？”她惶恐地大叫，扑在一个躯体上。

不一会儿，德·日斯弗尔伯爵动弹起来，发出沙哑的声音：

“别害怕……我没有受伤……达法尔呢？他还活着吗？短刀呢？……短刀在哪里？……”

这时，两名仆役秉烛到来。雷蒙狄俯身察看另一个躯体，认出他就是伯爵的秘书和心腹冉·达法尔。他的脸色已经变得死一般苍白。

她于是起身回到客厅，从悬在壁上的盾形武器板上取下一支她知道上有子弹的长枪，来到阳台上。从梯子下去的那个人离开最后一级至多不过五六十秒种，不可能跑远，而且他出于谨慎，还移动了梯子，以防被人利用。

果然，她很快发现那个家伙还在修道院前面。她肩顶枪

托，沉着瞄准。呸！目标应声倒下。

“打中了！打中了！”一个仆人大声说，“逮住他，我去！”

“不，维克多，他又站起来了……快下楼，守住小门，这是他逃跑的唯一出口。”

维克多连忙下楼。他还没到花园，那人又倒下了。雷蒙狄吩咐另一个仆人：

“阿尔贝尔，你瞧见他了吗？就在大拱廊旁边……”

“对，他在草地上爬行……他完了……”

“你从这儿监视着他。”

“他逃不了啦！废墟右侧是一片开阔的草地……”

“维克多会把左侧小门牢牢守住的。”她说着又拿起了枪。

“你不能去，小姐！”

“不，不，”她一边坚定地说，一边打着急促的手势，“别管我……还剩一颗子弹……如果他再动一下……”

她跨出了门槛。不一会儿，阿尔贝尔看见她向废墟走去，便从窗口喊道：

“他爬向拱廊后边，我看不到了……小心呀，小姐，小姐……”

雷蒙狄在修道院周围转了一圈，想截断逃遁者的任何退路。阿尔贝尔很快看不见她了。几分钟过后，还不见她出来，他开始有点不安，一面继续向废墟方向监视，一面设法找到梯子——而不是经过楼梯——下了楼，然后直奔拱廊，也就是那人最后一次出现的地点。他跑了三十来步，看到了雷蒙狄。她正在寻找维克多。

“怎么样？”他问。

“没法找到他。”维克多说。

“小门呢？”

“我刚从那里来……瞧，这就是小门的钥匙。”

“可是……应该……”

“哼！跑不了……十分钟以后，就会在我们手里，这个强盗。”

田庄的庄主和他的儿子被枪声惊醒后也赶来了。田庄就在城堡的围墙里，在距城堡较远的右侧。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人。

“见鬼！”阿尔贝尔说，“这坏蛋不可能离开废墟……一定藏到某个洞里去了。”

他们组织了精心的搜捕，检查了每一丛灌木，扒开石柱周围茂密的常春藤。他们核实了小教堂的门是关闭的，彩色玻璃窗没有任何破碎。他们又在修道院周围兜了好几圈，查遍了每个角落：终究是白费力气。

只有唯一的发现：在受伤者倒扑过的地方，捡到了一顶浅褐色的司机革制鸭舌帽。除此以外，别无收获。

清晨六时，乌维尔·拉里维也尔警察总队接到报告，派人侦查现场，同时专程向第厄普检察院送了一份案情简报，申明正在追拿主犯，并已经“发现该犯帽子和 he 作案时用的短刀”。

十点钟，城堡前的坡路上驶来两辆汽车。一辆十分讲究，形如四轮马车，坐着代理检察长和预审法官，后者由他的书记官陪同。另一辆较为简朴，敞篷马车式的，上面是

《鲁昂日报》和巴黎一家重要杂志的两名青年记者。

展现在他们眼前的这座古老的城堡，昔日是安布吕梅希修道院院长的邸宅。它在大革命时遭到破坏，后来由德·日斯弗尔伯爵修复。这房子归他所有已经二十个年头了。城堡中央是一幢主体建筑，顶上有哥特式尖塔和钟楼。两翼是厢房，四周环绕石栏杆台阶。通过花园的围墙纵目远眺，不仅能看到高耸的诺曼底悬崖，而且还能在圣特一玛格丽特和法郎日维尔小镇之间望见一线蔚蓝色的大海。

德·日斯弗尔伯爵，他的女儿苏珊——一位美丽柔弱的金发姑娘，以及他的侄女雷蒙狄·德·圣维兰就住在这座城堡里。雷蒙狄因两年前双亲去世，生活无靠，寄居到这里。他们过着宁静有序的生活，左邻右舍不时前来走访。夏天，伯爵几乎每天带两个姑娘上第厄普。伯爵身材颇长，仪态庄重，头发已经斑白。他非常富裕，在秘书冉·达法尔协理下，亲自掌管产业。

预审法官一进门就听取盖维庸警长的初步汇报：罪犯必须火速归案，只是还没有擒获。花园的各个出口都已派人把守，要从这里潜逃是万万不可能的。

来访者穿过低层的祈祷室和餐厅，上了二楼。客厅里陈设井然有序，似乎没有一件家具或摆设不在原来的位置上，它们之间毫无不协调的空隙。左右墙上挂着雅致的佛来米人物绣毯。尽头护壁板上是以古代神话为题材的四幅精美油画，全都镶在与画幅同时代制作的框架内。这是鲁宾斯^①的名画，跟佛来米壁毯一起，都是德·日斯弗尔伯爵的舅舅、

① 鲁宾斯 (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佛来米名画家。